

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研究



布成良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 华

封面设计:于 蕉

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研究

布成良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9.55 字数:24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204—07029—1/C·122 定价:26.00 元

目 录

序	曲福田(1)
导言	(5)
第一章 政治文明的历史演变	(32)
一、古典民主理论.....	(32)
二、资产阶级民主理论.....	(38)
三、马克思的民主理论.....	(51)
四、列宁的民主理论.....	(60)
第二章 中国政治文明的特殊遗产	(69)
一、古代民主的痕迹.....	(72)
二、近代民主的追求.....	(82)
三、现代民主的生长点.....	(85)
第三章 中国政治文明的现实基础	(95)
一、政治文明的路径依赖.....	(95)
二、从无产阶级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跃迁	(112)
三、民主共和:社会主义政权形式	(122)
四、扩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变化	(126)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	(129)
一、人民民主的价值目标	(130)
二、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	(137)
三、法治原则:政治文明的精神意蕴	(145)
第五章 制度文明比较研究	(151)
一、制度设置	(151)
二、代议制度	(159)
三、政党制度	(174)

四、选举制度	(184)
五、监督制度	(193)
第六章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202)
一、大民主：实践中的失误	(204)
二、委托与代理：政治文明建设的难点	(210)
三、民主与集中：政治文明的难题	(224)
第七章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制度创新	(231)
一、制度创新的前提	(233)
二、民主参与机制	(241)
三、社会制约机制	(251)
四、民主保障机制	(255)
第八章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沉思	(266)
一、竞争中发展：20世纪两种文明制度的历史辩证法 …	(266)
二、实践中创新：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理论的新拓展 …	
.....	(277)
三、改革中开拓：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287)
主要参考文献	(301)
后记	(305)

序

曲福田

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将导致人类社会生活发生历史性深刻变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政治变革、思想文化变化,必将引起理论界思潮迭起,新见纷呈。我把中国理论界近 20 多年的发展概括为:80 年代谈“主义”,90 年代谈“问题”,新世纪之初谈“创新”。20 世纪 80 年代,国门大开,西学东渐,知识界盛行批判与怀疑,理论思维活跃。“启蒙热”、“文化热”,热浪滚滚。到了 90 年代则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从许明主编的“中国问题报告”,到曹锡仁的《“中国问题”论》,问题成堆。进入新世纪,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等,创新之声不绝于耳。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疑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提出的最大的理论创新。

面对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欢欣鼓舞者有之,怀疑否定者有之。有的人“言必称希腊”,蔑视传统,主张西化;有的人则动辄“古已有之”,即使传统儒学经过“良知自我坎陷”也能开显民主与科学,^①并由此发现能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后现代文明。这都是不对的。

理论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① 颜炳罡:《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出版社 1992 年版。

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沿着这条科学轨道,既站在时代前列,具有全球化视野和战略思维,又立足中国实际,与现实生活芸芸众生沟通和交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进行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理论创新。

布成良同志在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期间对制度变迁进行研究时,首先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研究》就是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本书的主旨在于揭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力求对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进行新的诠释,以在实践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布成良同志没有对什么是政治文明进行从概念到概念的探究,他只是把民主问题即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外政治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希望把越来越注重操作层面实用价值的经济学和坚持把敏锐的自我意识作为人类寻根究底的哲学沟联起来。该书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条件、发展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发展历程展开分析。二是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该书认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少数富人的有限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否定和超越。同时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是以学习社会主义为前提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应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经验而拓展。只有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实现超越与创新。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作者的合作教授,我对于本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通读全书我觉得该书的新见解、新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1、国家的消亡并不是政治文明和民主的消亡。因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但不仅仅限于国家制度。在原始社会，有被恩格斯称之为“无限制的纯粹的民主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国家的镇压职能减弱，成为“半国家”，而民主却在扩大；在无阶级、无国家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社会自治的民主，非但不会消亡，反而将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管理的主要形式。

中国尽管民主传统很少，但仍然存在民主传统。不仅古代有族邦民主制和民本主义理论，即使封建专制政体下也存在以民为本、限制皇权的朝臣议政制、言谏制度、科举制度等一些民主管理的因素。近代以后中国不仅把民主作为富强的手段，更把它作为理想的目标追求。

2、经济文化落后也能进行民主建设。不能认为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有民主实践，更不能认为经济文化落后限制民主发展水平，只致力于经济建设，忽视民主建设。

3、对“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作出了新的阐释。认为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比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要宽泛的多。无产阶级民主大多是指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国家、社会的民主，是公民（人民）民主。

理论研究既是实践的升华，又应为实践提供经验和对策，进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本书的理论创新能够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增强理论分析能力；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大胆创新，开拓进取。

当然，无论能否做到这一点，能否实现理论创新，在西方文明强势影响和冲击下，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新旧价值观、文化观、政治观的冲击与抉择，急切地呼吁新的文明。由于本书涉及的是一个范围广泛且复杂的领域，不可能将该领域的每一个问题都分析的很透彻、很精当。在社会转型期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呈现；有些

问题仍有待于继续探索。例如运用哲学量变质变原理分析政治文明更替问题,作为历史发展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之具体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等等,仍有待深入研究。政治文明问题,既是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敏感话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仍有待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大胆创新,进而揭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建设规律。希望作者将这一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新的更好的成果奉献给读者,为推进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2003年12月
于南京农业大学

导 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案》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认为政治文明包括“人权的宣布”、“国家宪法”的颁布与实施、“权力的公开”(立法权力与执行权力分开)、集权制的破除等方面的内容。虽然马克思这里讲的政治文明,主要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但它强调人民主权、依法行政、实行民主和相互监督,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现代国家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人类文明体系作过经典的论述,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都不仅有特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有其相适应的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此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文化统一体。既然社会的结构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结构,那么文明结构也就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的概念,而且把它作为“社

会主义社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认为实现了文化建设方面的革命,才能把俄国建设成纯粹文化方面和物质方面都文明的国家。而且,列宁深刻地阐明了夺取政权、发展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但首先必须由劳动人民夺取政权,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前提,然后开始社会主义,并进而发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压迫和剥削,因而也会有高度文明。

在我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尽管经常讲政治,也讲文明,但从未把二者合起来作为一个概念使用,而且在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时,“文明”一般是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2年我们党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奋斗目标后,理论界不断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应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设并举的目标,但未被采纳。据党史专家龚育之同志回忆,在1982年讨论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同志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认为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没有必要再专门把政治文明单独提出来。

实际上精神文明并不能完全涵盖或代替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既有价值形态的内容,又有制度形态的内容。后者很难由精神文明的范畴来概括。否则,当界说“文明”与“政治”的关系时就会遇到困难:一方面我们把政治、文化都纳入精神文明范畴;另一方面在论说精神文明的内容时,一般又指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从而造成概念的逻辑上和内容上相混淆。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代表座谈时,第一次提到“政治文明”问题。他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目标。”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中又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过程，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2002年11月8日，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探索和不断实践。这首先要在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政治文明？

文明是个历史范畴，是指人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改造世界所取得的成果。它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是人类创造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人作为一种“类存在”除了具有使用和制造工具（包括一切科技手段）的特征以外，还有依赖和凭借社会关系、渴望和追求情感慰藉和精神享受的特点。正因如此，人类在社会实践才不断进行真的探索、善的追求、美的创造。这就必然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多重矛盾，人类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度，就是所谓的文明。

由于人类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样式，这就是文化。文的原始含义就是“花样”，如红的绿的拼起来就是花样，中国古代讲文化乃“人文化成”之意。我们认为“文明”和“文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所以，亨廷顿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至于什么是政治文明？学术界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归纳起

来,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 6 种:

1、“政治成果总和”说。有人认为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政治活动规模和发展程度的标志。^①

2、“民主、自由、平等的实现程度”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政治文明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意愿的实现程度。^②

3、“政治社会形态”说。笔者早在 1991 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徐大伟主编的“社会工程师”丛书之一《县(市)社会工程师》中的第 6 章就指出,从人类社会生活来看,人们过着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必然相应地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即马克思所说的“政治文明”是社会形态区别的重要标志。现在有人认为,政治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依据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并为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服务所创造的政治社会形态,包括国家政权的性质、形式,政党制度,国家的管理体制,军事体制,干部人事制度,法律制度。^③

4、“政治生活进步”说。有人认为,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并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认识政治文明的内涵。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是由这三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④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每一种政治文明都可能曾经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过营养,每一种政治文明

① 李良栋:《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与人类的政治文明》,《科学社会主义》2001 年第 1 期。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4 页。

③ 王中兴:《必须重视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理论学习与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④ 虞崇胜:《浅析政治文明建设》,《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3 期。

也都可能包含有某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以及保护这些基本价值的制度,如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对权利的保障机制等;还包括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运作程序和规则,如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程序和规则等。因此,政治文明是有国别的,但却是没有国界的。它可能产生于某一国度,但它却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政治文明从来就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政治制度发展”说。有人认为,政治制度的进步即为政治文明,具体表现为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①。李慎明认为,政治文明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进步状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实践行为三个主要部分:(1)政治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它是政治文明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在一定社会中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必然是这个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反过来,它要为维护这一经济基础而服务。统治者也力图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心理上规范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引导人们的政治实践行为。(2)政治法律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反映一定阶级意志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它是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政治法律制度由统治阶级确立,并为该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它的实质是特定形式的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通常是由这个国家的法律尤其是宪法,包括宪法性文件及宪法惯例,来确认与反映,并

^① 张永强:《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受到法律的强制力的保护。政治法律制度往往具体化为国家机器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的一定的政治体制。如领导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等。政治体制是政治法律制度的细化和有机组成。(3)政治实践行为,它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政治文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实施和表现。它既是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动反映和体现,又是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仅讲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不讲政治实践行为的政治文明,是静态政治文明,是不完全的政治文明,也就无法解释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断变革和进步。只有把动态的政治实践行为列入政治文明范畴,政治文明才是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具体、静态与动态、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与结晶。^①

6、“政治发展水平”说。王惠岩认为,政治文明是指每一社会形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发展的性质和水平,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②熊云则认为,政治(法律)意识、政治(法律)行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组织四大要素构成了政治文明。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行为的进步,但并不能完全代表政治行为的进步。政治行为作为政治文明系统中的动力因素,不仅推动着其他要素的发展,而且它本身在系统内其他要素的作用下以及系统外因素的影响下,也在不断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根据上述四个要素任何一方面表现出的变化,人们就能根据变化的程度来判断其政治文明进步还是退步。因

^① 杜梅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载《前线》2002年第9期。

^② 王惠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

而,不应把政治设施纳入政治文明的要素之列,因为它不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而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其进步也不代表政治文明的进步。^①

现在我们认为,政治文明是指改造社会所取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方法的运用。

政治文明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不能不带有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色彩。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出现过雅典文明,其辉煌的成就今天人们仍津津乐道。但她的政治文明从性质上看,仅属于奴隶主阶级所独享的政治文明,占人口多数的奴隶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更别提参与政治了。其后封建制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文明,是根据地主阶级利益所设置的专制制度和人治方法的运用。近代以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理念所设置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因此,政治是否文明,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民主问题。

民主,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字眼。

托克维尔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指出:“被民主征服的领域,将随着文明和教育所征服的领域的扩大而扩大,”“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② 密尔 1859 年同样论述道:“不管有没有大众政治机制相伴随,很明显的是现代世界存在着一种奔向民主的社会构成的强大潮流。”

^① 熊云:《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中国网 2002 年 7 月 16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2/Jul/173535.htm>。

^②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6、8 页。

的确如此,到20世纪后期,“这股风潮冲击到世界上最封闭、最不可能发生变革、最被人遗忘的地方,如缅甸、蒙古、尼泊尔、扎伊尔、甚至阿尔巴尼亚。从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到官僚威权的拉丁美洲国家,从最贫穷的赤道非洲到新富的、正在工业化的东亚,都踏上通向民主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独立国家在期盼、建设和实践着民主政治”。^①

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城邦小国雅典的克利斯提尼“创立了部落和民主制度”。民主,这一当时表示“乡巴佬的统治”侮辱性的字眼,而“在当今的政治话语中,民主‘铁定’是我们的流行口号。”这是人民为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而斗争时,回荡在他们心间并从嘴边迸发出来的一个词。为什么民主在今天会占据着如此绝对的优势地位,并且将越来越成为“可谓唯我独尊的合法政治权威标准的确定者呢?”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研究员、剑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约翰·邓恩感慨地说:“就我们所知,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最初具有如此的地方性、偶然性和具体性,而今天,却在人类中间享有这么高的权威,并且还将最终通行全球。”^②

根据亨廷顿的分析,1750年世界上尚无国家层次上的民主制度。直到19世纪,国家层次的民主制度才得以逐步发展起来。亨廷顿认为,在近代世界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所谓“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每一波民主化浪潮之后,都有一波非民主化的回潮。这几波政权变迁的年代大致如下: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

① 刘军宁编:《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1—122页。

② 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又据德国1813年记录:专制主义和贵族的拥护者终于令“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屈辱的词语。

第一次回潮：1922 – 1942

第二次民主化长波：1843 – 1962^①

第二次回潮：1958 – 1975

第三波民主化：1974 –

第一波民主浪潮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尽管英国最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光荣革命后没有实行普选制，依然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判断 19 世纪政治体制是否民主，乔纳森·桑沙因提出两个标准：1、50% 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2、行政长官或者要向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或者由定期的普选产生。根据这一标准。美国于 1828 年开始第一波民主化。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其他国家也逐渐扩展了选举范围，引入了秘密投票原则，确立了总理（首相）和内阁对议会的责任制度。在 1828 – 1926 年的一百年的时间内，大约有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民主制度。

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占领促进了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的确立”。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期，土耳其和希腊开始民主化，拉丁美洲的乌拉圭、巴西、哥斯达黎加实现了民主化。亚洲、非洲新兴独立国家也建立民主制度。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结束于 60 年代初期，世界政治制度转型呈现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全球性偏离民主化轨道的现象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一项统计，在 1962 年，世界上有 13 个政府是由政变产生的；到 1975 年这一数目则达到了 38 个。根据另一项估计，在 1958 年世界上 32 个民主国家中有 1/3 的国家到 70 年代中期已变成了威权主义国家。这一情况，令人震惊，政治学家开始怀疑民主政治在发展中国家是否有适宜生存和

^①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5 页，1843 年似印刷有误，应改为 1943 年。